

书香情长

——农民王尊福自办农家书屋惠及乡里记事

□ 王洪武 谢建骅



在盐都区大纵湖镇南严村,有一片农家书屋,几间平房,独门独院。主屋四周的书架上,摆满了图书,经典的、时政的、文学的、科技的、儿童的等等,虽不算太高档,但也可说门类齐全,计有6万多册。来阅览的人常常济济一堂。

创办这片农家书屋的就是本村地地道道的农民王尊福。今年80岁了,仍一直饱含深情,精神抖擞、津津有味地为大伙义务忙碌着。

平生喜好书为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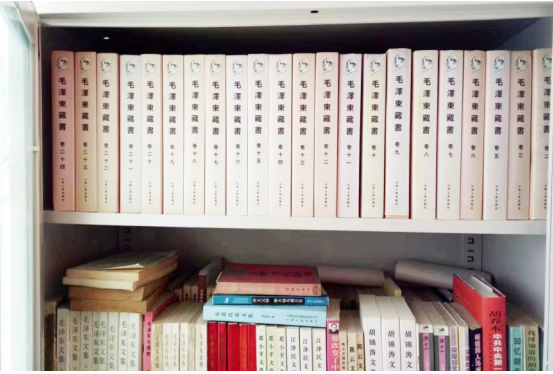
1941年出生的王尊福,从小就爱读书学习,聪明勤奋,成绩一直很优秀。但那时苏北农村贫穷落后,盼到解放后村里才有了小学。在当时,文化贫乏,读书人不多。王尊福有幸读完小学,好像就算作秀才了,能算会写,回村后很快成为生产队干部。1978年后,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,王尊福在村里办起胶木轴瓦厂,十多年后又在邻近的秦南镇街上承包轧铜片厂,成为首批转型从事工业的农民。

随着经济生活进入小康,王尊福对精神层面的追求愈益执着。外出采购推销办事,出差走南闯北,他顺便逛书店,看到喜爱的书就买,买了就看,乐在其中。他不抽烟,不赌博,不爱酒,痴迷的就是书籍。他说,读一本好书如同与智者对话,增长了知识,开阔了视野。因为爱好读书,每次出差就喜欢买书看,读后再转借给他人,让大伙一起享受读书的乐趣。

购书藏书广交友

经年累月地购书,王尊福家中的书越积越多。开头将书堆放在箱箱柜柜里,望着这些越积越高的图书,他就决定专门安排一间房子,请木匠制作了几个书柜,分门别类地存放书籍。这些图书除了平时自己阅读外,还给村里喜欢读书的人借阅。看到自己收集的图书能给大家带来乐趣,更激发了他藏书的愿望。

要添置图书,靠自己的少量收入难以满足。好



农家书屋美名扬

独乐乐不如众乐乐,好书分享更幸福。2014年,在区镇村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,王尊福办起颇有规模的农家书屋。大纵湖镇政府授予五星级文化中心户称号,镇党委及文化站关心指导排忧解难,盐都区农委授牌为结对帮扶共建文化单位。

王尊福说,这些书籍我没有让它们躺在书橱里,只要村民和孩子有需求,我就无偿借给他们看,让这些书籍发挥最大的作用。他不但在南严庄设立农家书屋,还在秦南镇街上设立流动书摊,摆放几千册书,过段时间轮换,免费借阅,还送茶水品饮。

书屋里挂满了匾额和字画,都是全国各地热心

的文化友人馈赠的。虽是耄耋之年,王尊福喜欢收藏图书,几十年初心不改。文友们被老人的精神所感动,欣然提笔,题字作画,深表祝贺,还关心书屋建设,捐赠书籍。各地众多文化人前来参观书屋,访问老人,书友们为书屋作诗赋词为文,以资鼓励。

作家徐坤庆为王尊福老人的书屋撰文:“书屋农家不老翁,八十遐龄,体健如松。传承文化众尊崇,亲友乡贤,受益无穷。书香门第好家风,子孝妻贤,百代昌隆。”外地作家居其林听闻王老的事迹,特为书屋赋诗“农家书屋藏万卷,激发能量大无边。为民服务接地气,传承文明年五千。”诗人居其茂不远千里来大纵湖参观书屋,留下了感言:“藏书万卷翰墨香,春风满屋咏华章。无私奉献文化梦,老马奋蹄沐朝阳”,盐城本地作家王洪武先生专门为书屋题写了“室雅书香”匾额。众人的称赞,更激发了老人办好书屋、为大家提供阅读场所的热情。

在倡导全民读书的当下,王尊福老人特别关心青少年的成长,他为人和藹慈善,尤其对孩子们特别的亲热,乡村书屋成了孩子们读书、增长知识的乐园。放学后、星期天,孩子们喜欢去他的书屋看书,凳子上坐的,门台上蹲的,有的干脆席地而坐。

有一个李姓学生,平时不爱读书学习,成绩不好,父母在外打工,爷爷奶奶又管不住。放学后,他看到同学们都进书屋看书了没人玩,他也走进书屋看看,这一看便上了瘾,放学后、星期天,做完作业后,就去书屋看书,学习兴趣不断提高,成绩从原来班上的倒数,到现在的名列前茅。

为了鼓励孩子们读书,王尊福老人还准备了一些小礼品,专门奖励那些来书屋读书的孩子,哪个学生今天在学校里考试考了满分,哪个学生被评上了“三好学生”,就发给一小礼品,这也算是对好上进、喜欢读书的孩子的一种激励。

从村走出去的孩子,都有着良好的学习习惯,成绩都是好样的,这是众所周知的,这与王尊福老人的乡村书屋有着一定的关联。村上的孩子们喜欢进书屋读书,好习惯早养成,年年中考、高考喜讯频传,人才辈出,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“书香村”。

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,乡村书屋成了村民们学习科技的充电阵地、加油站,村民们利用业余时间、农闲、阴雨天,到书屋里读书,把学到的科技知识用于农业的种植、养殖,好处显然。村上的张家兄弟把在书屋里学到的养殖知识,办起了一个养殖场,年收入过几十万,乡村书屋的扩建与发展他们也功不可没。读书明理,阅读增知长智,而今的乡村书屋是孩子们星期日、放学后的读书的乐园,是青年人学习科技知识的去处,是老年人看书阅报的场所,众人把美好的人生浸润在书香岁月里。



来盐城之初,我尚不知晓何为淮剧。直到有一天,我有幸加入了这个队伍,才领略到了这个地方剧种——淮剧的高雅和魅力。

如果说盐城是淮剧的发源地,那么我想盐都也应该是淮剧的出生地之一了吧。我所工作的淮剧团,正是在盐都辖区之内。我是为了工作而走近她的。当然,我不是演员,只是负责幕后工作,记录收集每一次演出的精彩瞬间,宣传并存档在案。

原以为,我这辈子都不会爱上淮剧,简单到只为了工作的一个局外人,只是在偶然的时间段,我们相互选择而已,但之后,我却又是真实地爱上了淮剧。我不迷信,却是个信命的人,一个毫无艺术细胞的我,居然走进了淮剧的圈子,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缘!许是晚了些,但正是我能安静地坐下来,放下满身的浮躁,去欣赏一切与美好相关的年纪。

静谧的午后,泡一盖茶,轻轻翻阅淮剧的历史,我一遍遍读着她悠远的二百多年沧桑演变。原来淮剧是从民间而来,起源于苏北人闹饥荒时口里乞讨的悲伤小调,又从“香火戏”、“童子戏”发展而成的三可子(盐淮小戏)、江北小戏、江淮戏,到而今的淮剧。

饮一口香茗,细数你的前世今生,我仿佛穿越了淮剧的每个历程,那如泣如诉的曲调在我的耳畔不断回响,打开手机百度,听上一段段古装淮剧,好似我们是久违重逢多年的老友,而今の邂逅,不觉已是潸然落下泪来。

每天上班,远远地隔着玻璃窗,我能看到一群年轻人在大厅里练功的身影,前辈老师手中的软鞭,时刻提醒着他们不负光阴、不负自己。他们时而在练功毯上大跳、小翻、抢背、卧鱼儿;时而一边跑圆场一边抖手,或是依墙而立拿大顶,或在团里的角落处吊嗓、抛水袖,晨曦的光芒洒在他们朝气蓬勃的脸上,冬练三九、夏练三伏,超强度的训练,没有人喊疼怕累,坚韧是他们的天性,童年结下的淮剧缘,那是刻骨铭心的最爱!稚嫩的肩膀上早已担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光荣使命,为盐开在苏北平原上这朵绚丽之花的淮剧而奋斗,传承与弘扬的责任,深深融入这一代人的血脉和灵魂。从他们一滴滴的汗水里,我懂得了“台上三分钟,台下十年功”艰辛,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,舞台亮相那精彩的一瞬,是汗水、是泪水、是努力、是勤奋的凝聚!

淮剧中“生旦净丑”四个行当,我知道了花旦、青衣、小生、老旦、小旦、老生……花旦的扮相不仅有着未婚少女的活泼和开朗,更要有技压群芳的唱腔;青衣登台,举手投足,一颦一笑,尽显女子的端庄娴静;小生亮相,英姿飒爽,嗓音清激而明亮;老生与须生,刚柔相济,老态中又不失威严……

我爱上了干净、诗意的舞台布景;我爱了乐池里二胡婉转动人的悠扬曲调;我爱上了演员余音绕梁,丝丝入扣,如泣如诉的真情感露。

每聆听一场淮剧,平日里躁动不安的心,瞬间就会变得无比安静。

明知那是戏,却不知不觉跟着剧情穿越,如痴子般地随着哭、跟着笑……

戏如人生,人生如戏。既然有缘今生遇见,我愿在苏北平原的淮剧中,不问花期,饰演一朵不起眼的小花儿,哪怕没有一句台词,只管盛开,便是极好!

我的淮剧情缘

□ 李桂媛

乡间书场

□ 董国宾

从前,乡下也有很多热闹事,我记忆最深的,除了唱大戏和吹糖人,再就是乡间书场。

阿信家和我家门挨门,阿信三天两头在书场给乡亲们说书。只要他一开口,准能把人逗笑,或说哭,准能把乡亲们的魂勾到书里去。只可惜,阿信一生下来就双目失明,为了让他有口饭吃,父母把阿信送到外地学说书。阿信勤奋脑子又灵,很快就学成了。我们村在山脊见里,书场上有了品古论今的阿信,乡亲们的乡村生活就热闹多了。那些时光里,每到夏季,晚饭一过,阿信就夹着胡琴,在别人的引导下,来到村东头一片平整的树荫下。这里树冠如伞,是阿信说书论道的书场。阿信一坐下来,便有人递上茶水,阿信浅浅地抿上一口,清了清嗓子,支起胡琴,乡村的夏夜便生动起来。小村庄里总有迟到的人,他们一听到悠扬的胡琴声,丢下手里的事儿就往书场赶。阿信精神头一抖,一段开场白之后,直奔主题。

阿信天生高嗓门,别看他眼睛失明,说起书来气势夺人,把书里的故事说得生动又富想象力。说到精彩处,乡亲们屏声静气,竖起耳朵,生怕漏掉一个字。阿信说《花木兰》,花木兰替父从军,纵横疆场,好生英气。说着说着,小村庄里的农家妇女,也都坐不住了,爱家爱国的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。她们虽然天天泡在泥土里,可谁不想当英雄,显豪气,立大功?阿信说《武松传》,把历史人物武松说得活灵活现。醉打蒋门神一段,阿信慷慨激昂,武松的侠义和豪情活脱脱地表现出来。乡亲们听得如痴如醉,真是解恨,个个充满了正义感。阿信还说《梁祝》《天仙配》,直说得情深深,思绵绵,怨悠悠。这些经典的人间恩爱凄美的爱情故事,阿信一一传达给了乡亲们。阿信说的书很多,乡亲们百听不厌。《隋唐演义》《大明演义》《白眉大侠》《明英烈》《岳飞传》《李自成》《锁麟囊》《呼家将》中的英雄人物,阿信轻轻一点拨,就走到了乡亲们的心里去。村里的书场,是乡亲们的最爱。

我是个书迷,阿信说的书让我长知识,还能懂道理。七里八村常把阿信请过去,我挨村跟着听。我对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感兴趣,一回到家,就用铅笔头记在一个本子上,三天两头翻出来揣摩一番,真是有味道。《刘胡兰》对我震动很大,小小年纪连杀头都不怕,做个小英雄,这样的想法从小就在我心里扎了根。《封神榜》中,姜子牙伐纣的历史故事,让我对国家的历史命运开始有了思考。《诸葛亮》《程咬金》《林则徐》中的经典故事和 historical 人物,在阿信绘声绘色的描述中,都深刻地印在了我脑海里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乡间书场不仅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,还是一场场难难忘的历史课,影响着一个个朴实勤恳的庄稼人。



腾飞书局

忆寻报刊亭

□ 夏学军

《健与美》《演讲与口才》是我颇为爱看的杂志,还有那助我提高文学修养的《散文》《人民文学》,让想象力飞驰的《飞碟探索》《科学画报》……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多姿多彩的精神小世界。

那时,我把自己所关注期刊的出刊日记得清清楚楚。大部分杂志都在月初的几天出刊,而我恰巧在月末发工资。因此,到了杂志出刊日期,钱包鼓鼓的就来像“富翁”一样,奔去到常去的报刊亭。因为经常光顾同一家报刊亭,老板对我非常熟悉了,常常是我一去,话不用多说,他就把最新的期刊拿给我。我至今仍忘不了老板那质朴慈祥的笑脸。历经一个月的漫长等待,拿到杂志的那一刻,喜悦和满足充盈心房,那种幸福感不可名状,使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睹为快,边走边看。

从昔日在墨香中翻阅纸张,到如今滑动手机屏幕、迅速便捷地获取大量信息;从每天或每月固定在报刊亭里买一份报纸或杂志挑个时间集中阅读,到如今文章数字化随时随地阅读……时代浪潮奔涌向

前,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发生变化,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实。阅读的形式变了,但并没有消失,只是人们逐渐习惯数字化阅读后,就再也拿不起一份报纸去读了,报刊亭的消失或数量大幅减少便成了一种必然,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去了一些东西。

另一方面来说,报刊亭实际上是随着人们被日渐消磨的耐心一起逐步消失的。人们慢品生活美妙的能力不见了,一切仿佛进入了快车道,快餐化阅读、短视频等席卷生活,一些人甚至没有耐心看完一部时间较长的电影,快进、二倍速成了常规操作。如今,我偶尔看见一些老人戴着老花镜在认真地读报,竟然产生一种恍如隔世之感。

纵然有再多的伤感与遗憾,终究到了我对报刊亭说再见的这一天。但它永远不会在我心里消失,它承载了我太多美好的回忆。每次我陷入这些回忆当中,品味到的都是浓浓的眷恋与温馨。

迄今为止我最后一次去报刊亭买书报杂志是什么时候?买的是什么?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